写完忘记发上来了。不过貌似我的风格也和这边的撸点不太一样，所以应该没什么人追吧【笑】

结尾有些仓促，不过我的ID其实应该叫结尾无能啦，每次写结尾都特别崩溃，这次也不例外，将就着看。

————————————————————————————————————————————

这是一个周六的早晨，莉娜·卡文顿早早地就起了床。简单地梳洗了一番，她便背上一个小书包，再拿上自己的单反出了门。

这是她的习惯，每逢周六的时候，她都会准时地七点钟起床，来到自己公寓附近的咖啡厅点上一杯只加奶的咖啡，再要上一份低热量的鸡肉可颂三明治，一边打开笔记本电脑看看自己博客上面的回复。

然后到了差不多八点的时候，她就会随着心意在城里面到处游逛，用挂在肩上的单反记录一些有趣的事情作为写博客的素材，别看她只是一个大二的学生，她的博客可是有着将近十万的关注呢。有时一些特别好的素材她也会发到报社或者一些新闻网站去，拿些稿费作为自己的零花钱，以她的经验来说，被她选中的这些素材最终被挑中的概率还是很高的，运气好的时候甚至会拿到数百美元的稿费，对于一个独自在纽约读书的平民女孩儿来说，这笔钱可够让她宽裕一阵子了。

刚走出不远，她便眼前一亮，连忙举起相机，对着街对过的两个女孩儿拍了起来。

“今天运气真好！”她心里想着，“一出门就遇到了最近Twitter和FB上最火的那个女孩儿，这次看来可以好好赚上一笔零花钱了！”

而正被她用相机对着的两个女孩儿中的一个，正要扭头对身旁的另一个说些什么，却正巧看到了举着相机的莉娜，她用肩膀轻轻顶了顶边上的女孩儿，笑道：“温蒂，快看！又有人在拍你耶！”

被称作温蒂的女孩儿看了自己的同伴一眼，无奈地道：“你让我打扮成这样出门，能不引人注目嘛？拍吧拍吧，我也习惯了。”

正如她所说，且不提这女孩儿夸张的身材、冶艳的面容还有清凉性感的穿着就足够引人注目，而她脚腕上面戴着的一对脚镣，才是让她成为焦点的原因。无论是那逞亮的金属光泽，还是走路时脚镣间的铁链与地面摩擦时的声音，都让人难以忽视这件另类的……饰品。

而一旦受到这对脚镣的吸引，将目光投向这女孩儿之后，你就目光便无法从她的身上移开了。循着那脚镣往上看去，即使在长至大腿中间的皮质靴筒的包裹之下，你依然可以感受得到那隐藏在束缚之下的美腿是何等的惊心动魄，即使是去掉了那六寸高鞋跟的修饰，这双美腿也足够笔直修长。仅仅是看着那在靴筒与裙摆之间露出的一小截白皙光滑的大腿，就足以让那些双眼已经移不开的男孩儿们浮想联翩了。

至于那短的露出了一小瓣儿丰满臀肉的皮质短裙，以及在这幅景象之下所隐藏的，她完全没有穿内裤这件事情，则会将那些没有被她的双腿所迷住的人也带入桃色的幻想之中。

女孩儿的同伴揶揄道：“温蒂，我觉得你光靠下半身，就征服了纽约一半的男人！这张漂亮的脸蛋和那么好的身材，可真是白费了呢！”

女孩儿没好气地道：“哪有那么多人是看人先从下半身看起的！就算我的脚镣再怎么显眼，大部分的人看人的时候也是从上面看起的吧！”

“那就更逃不出你的掌心了呀！漂亮的金发，性感的脸蛋儿，我和你说，美国的男人百分之八十都喜欢你这种嘴唇丰满的女孩儿！虽然这鼻环可能会让有些人不喜欢，不过一看到你这F罩的大奶子和穿着脐环的十五寸细腰，亲爱的，没有人会不拜服在你的石榴裙下的。再加上脖子上面的项圈儿，你会让整个街区的男人们都荷尔蒙失常的！”

女孩儿白了她一眼：“玛莎，你再这样我就要生气了啊。你就那么喜欢自己的老婆被别人盯上啊？”

被凶了的女孩儿对这样的反应似乎是司空见惯了，嬉皮笑脸地道：“这说明我老婆有魅力呀！而且反正他们也抢不走，看就看呗！”

由于两人一直在用中文交流，所以周围的人并不理解他们在说些什么，只有其中一个听得懂中文的男孩从两人的话语中意识到，这竟然是一对LES恋人。男孩儿深深地看了两人一眼，除了脚镣女孩儿性感撩人之外，另一个女孩儿其实也是极为漂亮的尤物，只是她的女伴太过引人注目，才遮掩住了她的光芒。这样的两个女孩儿竟然成了一对儿，简直是天大的浪费啊！

他失望地叹了一口气，打消了试着跟在两人后面，寻找搭讪机会的想法。

这对在纽约街头引来无数目光的女孩儿，自然就是我与玛莎拉了。

周围人看着我与玛莎拉时那种打量，乃至充斥着赤裸欲望的眼神，让我非常不适，更何况不远处还有人举起了相机在拍摄。

于是我不由地加快了脚步，走向就在不远处的目的地，街角的那家挂着门帘的小店。

这是家有些昏暗的店铺，墙上似乎挂着许多图片，只是由于光线的缘故，让人有些看不清楚。不过隔着又一层门帘的内间里面倒是透出明亮的光线，显然里面要更亮堂一些。

店里的人对我和玛莎拉都已经很熟悉了，而且玛莎拉之前已经打来电话进行了预约，所以店员打了声招呼之后，就将我和玛莎拉引入了内间，各自在一张相隔不远的躺椅上坐下。然后一男一女两个带着口罩的人各自搬了把凳子坐在我和玛莎拉身边，经过简单的消毒之后，拿起放在一旁的台子上的器械，在我和玛莎拉的手腕上操作了起来。

不多久，一个拼图状的图案，便出现在了我的右腕上面。而先我一步完成的玛莎拉此时兴冲冲地跑到了我的身边，将左腕凑到了我刚刚刺青完的手腕旁。只见她的手腕上也有一个有些类似的拼图刺青，而且正好可以与我手腕上的拼图对上。若是我与她手牵着手走在一起，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一对再经典不过的情侣纹身。

正在帮我擦拭手腕上还残余墨水的女纹身师问道：“怎么样，喜欢么？”

她是对着我问的，不过一旁的玛莎拉却抢答道：“太棒了，谢谢你，阿黛拉。”

若是以前的我，当然会对纹身这种离经叛道的事情有着抵触。但是现在么……只要玛莎拉开心就好。而且虽然这纹身不算太漂亮，但看着我与玛莎拉握在一起的双手，与两人手腕上面的拼图，不知为何我的心中就会有一种安心感。于是我也笑着对她点了点头，算是代表我挺喜欢这个纹身。

名叫阿黛拉的女纹身师小道：“有的时候并不一定要是那种华丽的大幅纹身才是美的，这种充满了心意的小纹身也很有意思。”不知为何，本来在对着我说话的她说着说着，却是转而面朝玛莎拉的方向，语气中隐隐有些奇妙的意味。

玛莎拉被她这意有所指的话语弄得有些尴尬，灿灿道：“不要再在怪我了嘛，温蒂现在也挺喜欢背后那图案的，对不对？”

我看了看一脸几近哀求表情的玛莎拉，只好对阿黛拉道：“你也别怪玛莎拉了，虽然一开始我也有些反感，但是习惯了之后，也没什么。你的手艺很好，图案也非常漂亮，有时候我洗完澡照镜子，自己都会被自己背后的图景所折服呢。”

阿黛拉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叹了口气：“和你聊了几次，我知道你绝对不是会自己打扮成这样的女孩儿。真不知道玛莎拉施了什么魔法，才能让你这样的女孩儿心甘情愿为她做到这样。”

我笑道：“所以爱情真是最奇妙的东西，不是么？”

回到家中，我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来到浴室准备好好地冲一个澡。

阳光明媚的天气在春秋季的时候大概会让人心情愉悦，但是在炎炎夏日，只会让你出门走上一圈便大汗淋漓。

其实本来我是更想要开车出去的，只是玛莎拉怎么都不肯，非要逼着我穿得像是个风尘女一样，走在街上吸引路人的目光，天知道她心里到底在想什么；而若是我自己开车的话，无论是那尖长指甲还是高的惊人的高跟鞋，都会使得让我开车这件事变得惊险万分。

穿过细跟鞋的人才会知道，以那种尖细的鞋跟为支点，抬起脚掌踩动踏板是一件多不靠谱的事儿；至于指甲嘛……请脑补留着长指甲握方向盘会是怎样奇怪的姿势。

身上的衣物本来也就是一件休闲的短T恤与皮质短裙，脱起来远比那双需要经过脚镣的高筒皮靴容易得多，三下两下便被我脱下来扔在了篮子里。

正要走进淋浴房时，我一扭头，恰好看见了镜子中的自己。原本已经抬在半空中的右腿，又落了下来。

我走回了镜子前，看着映在里面的自己。里面那个金发的白人女孩儿化着浓艳的妆容，金属色的眼影与浮夸的眼线使得本就有些上挑的大眼更加妖媚动人。高挺的鼻梁、艳丽的丰满红唇、在红唇上面轻轻摇摆的鼻环，还有挂着各种耳饰的双耳，看到这张脸的人怎么也不会相信，这张脸的主人曾经是一个清秀的亚洲男孩儿。

原本在玛莎拉的改造之下，我的五官脸型虽然特地被弄得有些妖气，但是不化妆的时候，其实还是能看得出那种亚洲人所特有的清秀俏丽的感觉。现在么……我觉得自己更像个“bimbo”。

本来我是从来都不愿意化着浓妆出门的，只是我这如烈火般鲜艳的厚唇，实在是太过显眼，我也只好用上从安妮那里学来的化妆技巧，给自己化上一幅让这红唇显得不那么突兀的妆容。

平心而论，我一开始特别讨厌自己的这幅样子。我总会觉得，自己就是个街边那种会带着客人去汽车旅馆，几十美元就愿意被干上一次的廉价妓女。

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感觉慢慢地就变弱了。看的习惯了之后，这张脸中那种性感至极、风骚入骨的感觉，也不再让我觉得恶心，毕竟这张脸绝不能说长的丑陋。正相反，在喜欢这个风格的人眼中，现在的我大概是个能打上100分的极品美女。

况且，长成什么样子并不重要，反正我自己并不是个淫荡下贱的妓女，这样就行了。这是玛莎拉一直给我灌输的理念。

说到玛莎拉，镜子中的我，不由地露出会心地一笑。

刚从实验室被玛莎拉救出来的那段时间，我一直很难接受自己的新面目，虽然没有到什么寻死觅活、意图自杀的地步，但是也一直把自己闷在房间里，不愿意出门面对人们的目光。我满脑子都在想象自己走在路上时，边上的人那种鄙视、或是充满欲望的眼神，甚至是夜里出行被人当做妓女上前问价的场景，这都是我无法接受的。

玛莎拉试着用温和的话语劝说过我的几次，但是并没有什么效果。她知道像我这样比较随遇而安的人，很难遇到现在这种境地。但是一旦钻进了牛角尖，再想把我拉出来就变得异常困难。

所以她选择下一剂猛药。

我还记得那天她走进房间里，突然对我说：“温蒂，我带你去纹身吧。”

大概是她的话实在是太突兀了，我有些迷茫地抬起头，“啊？”

“我说，我想在你身上纹身。”

“为什么呢？我都变成这个样子了，为什么还要在我身上弄这种东西呢？”[一次购买，终身免费更新，缺失章节&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我喜欢呗。你可以答应做我的小奴隶的，主人说什么当然要照做了！”

“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呢！”我喃喃地道。

我突然拿起垫在背后的靠枕，用力扔向了站在床前的玛莎拉。

“你说啊！到底是为什么啊！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些啊！被信任的人背叛，所有的心血都差点化为乌有。好不容易有了挽救的机会，代价却是被变成了一个让人看不起的人妖！这些我都忍下来了，我以为就这样一切都过去了，以后的一切都会好的，可是现在呢！现在呢！我又变成了这幅鬼样子！到底是为什么呢！”歇斯底里地发泄般地狂吼，若不是我现在住的地方是曼哈顿区的一所高级公寓，隔音足够良好，只怕临近的几层楼都会被我的声音惊动。

说着说着，我的声音慢慢地从那种疯狂的嘶吼声中平静下来，最终变成低声的啜泣。

“我只是个普通人啊……”

玛莎拉在这个过程中就是静静地看着我发泄，等到我终于安静下来时，她突然噗嗤一笑。

通常人们在这种情况下，会选择上前去安慰别人吧？大多数人会选择说些安慰的话，而聪明些的会什么都不说，只是借出自己的肩膀，让她哭上一会儿。

但是她的反应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让我不由一愣。

这时她走了过来，伸出手臂把我搂紧了怀里。

“会发疯会哭闹会撒娇，真是更像个女孩子了。”她笑盈盈地说道，“怎么办，我越来越喜欢你了呢。外表像个婊子，实际上心理却是个小女孩儿，怎么想都很有趣啊！温蒂我真是离不开你了呢。”

听上去有些像是嘲笑的话，却让我的动荡不安的内心平静了下来。她这么说的意思其实是在告诉我，无论我的身体变成什么样子，其实都还是她心中的那个曾经的温蒂。而她之前说要带我去纹身，大概也是想表达一种“哪怕你的身体变得更婊子我也不在乎”的意思。

有她真好。我心里这样想着。

不过就在我内心中一片平静的时候，玛莎拉却是有些焦急。这已经是她能想出来的劝导我的最好的办法了，毕竟一般的安慰话对我肯定是没用的，弄出这些弯来绕去的话，说不定能有些奇效。不过现在看来。怀里这丫头却一点反应都没？

怀中的我突然猛地一把把她推开，更是让她觉得自己的话语基本上毫无建树。

她露出一丝苦笑，“这样都不行，我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劝了。”

却又看见我低着头，捂着脸，似乎有些痛苦的样子。玛莎拉连忙凑了上来，问道：“温蒂你怎么了？”

我揉了揉鼻梁的地方，沉默了一会儿，这才有些尴尬地道：“你的胸太平了，刚才搂我的时候又太用力，所以……鼻子撞到了。”

刚才还一脸的关切的玛莎拉听到这话，表情一下子变得精彩了起来。

“………………Fuck！”她咬牙切齿地道。

因为刚纹身的地方不能沾水，但是夏天又不能不洗澡，所以手腕上面的那块拼图上面现在正贴着一块儿类似于防水创可贴的东西。而我在冲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也一直在盯着这东西看。

算起来，现在我的身上已经有了三处纹身了。这当然都是玛莎拉那次劝导之后的成果。第一幅图是因为和她怄气，我说如果我真的去纹身了她也不可以嫌弃我，她当然是答应了。于是我当时就选了一幅特别大的图案，想要让她主动退缩。

我当然知道，就算她当时拒绝了我要纹身的要求，也不代表她会嫌弃我，我就是想看看她吃瘪的样子。却没想到，当时的她却是眼前一亮，一口答应了让我纹那幅图案，还和纹身师商量帮我做了几处小的改动。

这下可轮到我傻眼了。我可真的没有想过要在自己身上纹身，虽然当时我的身上已经有了许多耳环、鼻环、脐环、乳环乃至项圈和脚镣的存在，但是纹身对于我来说，还是难以接受了一些。

不过从现在来看，不用说你们也知道最后的结果，是玛莎拉又一次赢了，她成功劝服了我，在自己的身上留下这永久的装饰。

于是就有了我背后的那幅全胛的天使图。

图案的主体是一幅比较普通的天使像，沿着脊背的中轴线所绘就的天使身体直立，双手拢在胸前，双腿并拢，右腿稍稍在左腿前面一些，赤裸的双脚脚尖向下，给人以一种它正悬浮着的感觉，背后那比身体还要宽大的翅膀并没有完全张开，而是稍稍拢起，收在身体两侧。

但仔细一看，就会发现这天使有许多微妙的地方。无论是双脚上的脚镣，还是脖颈上的项圈，都给这原本圣洁的天使染上了一分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而它的表情更是不似应有的圣洁，反倒是双眼紧闭、小嘴微张，像是正处在淫糜的快感之中，发出销魂蚀骨的呻吟一般。

再往上看去，看到天使头上的光环时，它的这幅表情似乎又变得理所当然了。原来那光环之上有着一圈小字：【Masera’s Slave Angel（玛莎拉的奴隶天使）】

圣洁的天使，原来早已被调教成私人的性奴，那么带着象征奴隶身份的束具，露出淫糜的表情也便不算稀奇。

而第二幅图案就要简单地多了，是在大腿上的一圈三指宽的蕾丝图案，大腿两侧还分别各加了一枚硕大的蕾丝蝴蝶结。

这种纹在腿上的蕾丝图案可以说是性感与娇俏的完美结合体，尤其是对于我这种双腿纤长皮肤白皙的人来说，会显得特别好看，所以这个图案在玛莎拉挑选出来之后，我直接便高兴地同意了。反正最后在玛莎拉的软磨硬泡之下我肯定会服软，既然有自己喜欢的图案，索性干脆一些好了。

值得一提的是，玛莎拉看到这个图案之后，也显得心痒痒的，最后在我的撺掇之下，也给自己纹了一个类似的。只是她的并没有蝴蝶结的装饰，而是加上了宛如吊帘一般的流苏，垂在腿侧。比起蝴蝶结的俏丽，流苏的点缀似乎显得更加优雅一些，也更适合玛莎拉。只能说这世家大小姐出身的她，审美确实独到。

正在我呆呆地望着手腕，回想这些与身上的纹身相关的故事的时候，浴室门外却传来了玛莎拉的喊声：“温蒂，你快一点，刚才米娅打电话来，说一会儿想来看看我们。”

我大吃一惊，连忙关了水龙头，一边拿起浴巾擦着身子，一边问道：“米娅怎么来了，她不是在德国么？”[更多\*、更全小说漫画视频账号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哎呀，我都忘了和你说。她虽然现在是个护士，但是其实一直想要从医来着，这次是来哥大面试的，反正她笔试的成绩很好，所以我也帮了她点小忙，所以面试也已经过了，等开学就可以直接去上课了。以后大概会经常遇到呢。”

我惊喜地道：“那真是太好了。我一直想好好谢谢她，现在看来是不缺机会了。”

玛莎拉也道：“是啊，我也要好好谢谢她。要不是她啊，我真不知道还会有多恐怖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心有余悸。”

说到米娅，就不得不提起半年前我被玛莎拉的父母拘禁改造的事情了。[一次购买，终身免费更新，缺失章节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我的感受其实和玛莎拉一样，时至今日，对于当时的事情仍然是心有余悸。虽然我非常不愿意回忆当时发生的事情，无奈的是，我有着异于常人的记忆力，却并没有同时附带随时删除记忆的能力。所以当时那些恐怖的场景，我可以说是历历在目——这并不是夸张的形容词，而是字面上面意思的可以将当初的每一个画面、每一幅场景重现在自己的眼前。

说起来，你们也很好奇我是怎么逃出生天的吧。虽然回忆那时的事情对我来说可不是什么愉快的体验，但是简单地说说也无妨，就当是为了证明我已经走出了阴影吧。

事实上，就在特蕾茜拜访我的当天，我就开始了我的逃跑大计。

不过正如许多电影里面的情节一样，主角对于强大反派的第一波进攻，往往是以失败告终的。

还没有适应被改造之后的身躯的我，在构建复杂的地下实验室中，并没能逃出多远，就重新落入了特蕾茜的魔爪——事实上我是在慌不择路地躲避警卫时，在一处拐角刚好一头撞进了特蕾茜怀里。

我的逃跑大计，不仅没有成功，还为我召来了更大的灾厄。[一次购买，终身免费更新，缺失章节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我身上那些半年前还未出现在身上的鼻环、乳环、脐环、尤其是那对脚镣，都是逃跑失败之后，特蕾茜给我留下的惩罚。尤其是鼻环与脚镣，都已经是永远无法摘下的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会不得不戴着这对脚镣上街的原因。[更\*^多#、更全小说&漫画视频账号等，请记住唯一联系方式24小时在线客服QQ646208907以及备%用QQ2775269676]

虽然现在说起来时，显得轻描淡写，但是在当时却完全不是那个样子。当我用自己的尖指甲成功地挑开了手腕上的束带时的那种重获自由的兴奋（那种魔术贴的束带，并不是类似腰带的卡扣）；猫着腰踮着脚，强顶着对巨大乳房与纤细腰肢这种不自然身材的不适，艰难地一边隐藏自己，一边寻找逃脱的路线时的紧张；刚好被正在巡视的特蕾茜发现时，那种极度的惊恐与绝望；还有醒来之时看到身边的玛莎拉时那种惊喜……这一切并不是苍白的言语所能够描述的，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够理解那种大起大落的情感带给人的冲击。

“那你的逃脱故事讲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吧？那米娅到底是谁我们还是不知道啊！”或许你会这么说。

其实她才是我得以成功被玛莎拉救出的最大功臣。

又要说起一个我常说的一个词了——世事无常。人生的际遇与巧合，真的是很奇妙的事情，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将会发生什么。

原本这个地下实验室只是一处药物研究所而已，但是，因为特蕾茜的玩心一起对我做了这些改造，而研究所的研究员又不可能派来做照顾我的事情，所以她就从集团在德国设立的医院中找了一名护士：一个父亲早逝，如今又突遭变故、母亲重病卧床的年轻护士，只要许下一大笔金钱让她封口，那就是一个完美的临时工。

事情的发展一开始也确实如特蕾茜所想，对方没有思考多久，就接受了她的安排，帮她临时照顾一个“特殊”的病人。

但是她万万没有料到的是，那天她与我的对话，被好奇的米娅躲在门口听了个一清二楚，也由此得知了我的身份。

更大的巧合还在后面。

若是一般的情况下，米娅就算听到了这些关于斯威夫特集团的秘辛也就算了，偏偏玛莎拉这个不太多见的名字让她想到了一个人，就是自己念大学时一起合租公寓的室友，玛莎拉·斯威夫特。

当年玛莎拉游学多国，都是自食其力，除了带了几百欧用于不时之需，大部分钱其实都是靠自己赚的。这并不奇怪，许多欧美家族的子女在继承家业之前都会过上很长一段时间这样的日子，以告诉他们金钱的来之不易并且锻炼他们的独立能力，因此并不宽裕的她求学期间一直是过着和别人合租公寓的日子。

当年两人的关系一直不错，即使在玛莎拉离开德国之后，两人也时有来往，只是近两年才断了联系。听到这个少见的名字，又联系上斯威夫特这个姓氏，她觉得这个玛莎拉很可能就是自己当年的室友。于是她偷偷地，给自己的昔日好友打了个电话。

然后的事情，便不必多说了。当时正在手术台上被特蕾茜二次改造的我，被冲进来的玛莎拉带着她的保镖救了出来，这个秘密的实验室也随之暴露。

这个实验室最初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开发一些罕见病的药物与治疗方法。不过这当然不是为了为患有这些病的病人谋福利。要知道，大多数罕见病往往涉及基因方面，发病机制极为复杂，其对应的药物开发难度也非常大，成本也非常高。这也是许多罕见病至今没有治愈方法的一大原因——患者太少开发药物成本太高，不符合企业逐利的原则。

这所由玛莎拉的父母所设立的研究所，最主要的目的是专门去研究一些特定的罕见病症，然后将药物提供给一些本人或是家属患有这些病症的政要，以换取政治筹码，作为以后自己上位之后的政治支撑，在各方面为他们保驾护航。

不得不说，在不计成本的投资之下，他们的研究还真是卓有成效，小小的一个研究所，其研究进度甚至在美国许多知名医疗机构之前——甚至可以说是把他们甩得远远的：他们已经成功开发出可以治疗莫比斯综合症的实验药，对亨廷顿舞蹈症的研究也到了只差临床试验的地步。

而这样的成果，他们竟然不造福于社会，只想着为自己换取政治报酬？

别说民众不能接受这样的行为，就连家族内部也为之震怒。

为了家族的声誉着想，最终这一切没有被曝光于世。但是玛莎拉的父母，算是彻底跌入深渊，家族长辈在确认玛莎拉也对他们死心之后，他们已经被家族完全地边缘化。

而正相反的是，玛莎拉在家族中的声望愈加高涨，这一方面是因为在我还在实验室里被改造的那一段时间里，回到集团的她又谈成了一大笔并购案；另一方面则是她关于继续投入这个研究所，并以合理的价格向社会发售这些药物的提案，也深得家中老爷子的心——毕竟都是已经投出去的沉没成本了，何不索性继续下去，既算是当做慈善，又能在医学界好好出一出风头。

这件事至此算是告一段落。

之后，我跟着玛莎拉回到了她的城堡。在经过了特蕾茜的改造之后，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我都需要好好地调养。别的不说，光是习惯这纤腰巨乳的身材，就花了我一个礼拜的时间。虽然看起来性感异常，不过真的给你一对EFGH这种罩杯的乳房你就会知道，这对于女孩儿的生活绝对是一种巨大的摧残，无论是重量还是生活中的碍事程度，都远超人们的想象，更何况它们还是由只有十五寸的细腰支撑着，为此我不得不经常带着束腰，以避免给脊椎带来太大的负担。

另一方面，对于欲望的控制，是比习惯新身材更困难的一部分。特蕾茜为我身体所做的改造不仅仅是外形上的改变，更通过一些装置的植入以及药物的改造，使得我的乳房和下体都变得敏感异常。刚回来的那段时间，我甚至有带个胸罩的过程中就高潮的情况出现！更不用说刺激我下体的那枚肉棒钉会是什么后果了。

玛莎拉对此的解决方法异常简单粗暴：她一闲下来就会和我做上几个小时，或是用玩具来挑逗我，让我不断获得快感的同时，也慢慢对强烈的刺激有一定的抵抗力。虽然听上去不靠谱，效果却是出乎意料地有效，两个月之后，我就已经可以比较正常地生活了，不再随便受到一点刺激就春情荡漾、饥渴不已。（也亏的我被改造之后的身体素质惊人，不然早就被榨成人干了【笑】）

最难的就是精神上创伤的恢复了。在玛莎拉的悉心照料之下，虽然我对于新的身体很快就已经完全地习惯，但是那种一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身体已经被改造的不成样子的场景，总是不停地困扰着我。玛莎拉请过好几个心理医生，然而效果都十分有限。

于是我们回到了纽约，玛莎拉试图用让我回到正常人生活的方式，来慢慢解开我的心结。但是这不仅没有用，反而由于我经常被梦魇困扰，情况变得愈加严重。

后来的故事，你们也差不多知道了。就是那个关于我的纹身的故事。

如今的我，不仅解开的自己的心结，而且在玛莎拉的诱导与劝说之下，也慢慢接受、甚至说是喜欢上了自己性感妖冶的新身体。

如果有一天，你们在纽约的街头，看到一个浓妆艳抹的性感女孩儿，耳朵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耳钉，鼻中隔上戴着一枚金色的鼻环，穿着性感暴露的衣服，露出不堪一握的纤腰与华丽的脐环，有时甚至能透过上衣看见两个激凸的小点与上面戴着的乳环，背后有着天使的纹身，大腿上也环绕着蕾丝与蝴蝶结的图案，双脚踩着高的吓人的高跟鞋，走路是却似毫不受影响，反而是摇曳生姿——那一定是我。

“温蒂，你在干嘛呢？米娅都到了！”玛莎拉的声音从客厅里传来。

“我在写东西呢，刚写完。马上来马上来！”我最后看了眼这些我艰难地用留着长指甲的双手打出来的文字，合上了笔记本，向客厅走去。

【End】